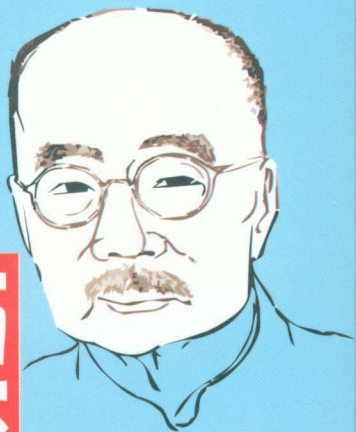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经典散文文库



品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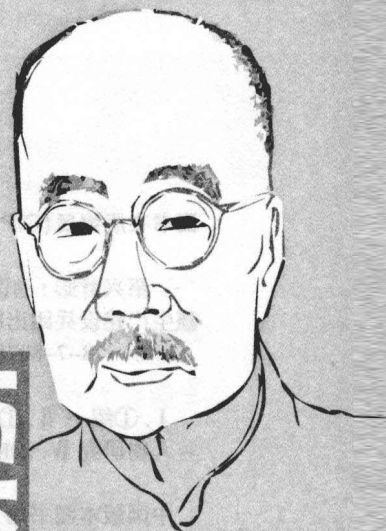
周作人

王 川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中国当代经典散文文库



绍兴背景：



品读

周作人



王 川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王川著. — 五家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80756-438-6

I. ①绍… II. ①王…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9280 号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编:831300
电 话	0994-5677178 5677187
电 邮	xjbt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btcbs.com
传 真	0994-5677519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6-438-6
定 价	28.80 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市场部总经销
联系人:闫斌 电话:0991-8817879 13609994516

苦雨淋湿的文字

——读周作人

序

大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才偶尔读到了周作人的几篇文章。那个时候,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已拨开历史厚重的尘埃,渐渐露出真实的面目。但对他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呈现出较大规模的热闹景象,人们也没有像重新“发现”张爱玲、徐訏、无名氏、沈从文等那般兴奋,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给予周作人更多的关注。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是他那段附逆叛国的不光彩的历史。然而,作为文学研究者,周作人的创作成绩不可能回避,也根本绕不过去。周作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思想、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如何研究、解读周作人,却面临着研究思路、方法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不可能从单纯的一个角度切入,便往往造成了对周作人进行言说的顾忌。温儒敏先生曾经指出:“周作人的‘附逆’是大节不保,其历史罪责不容推卸,这是讨论的‘底线’,但对周作人这样一个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又必须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Shaoxingbeiyingpinduzhouzuoren

超越道德层面的谴责，真正从思想、文化意义的角度做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哈迎飞《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序二》）舒芜先生也曾指出：“他（周作人）的各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当时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好在我不是一个研究者，并不关心对周的个人历史之外的思想评价是否已盖棺论定。我只是读他的文章，试图从中揣摩他的学识、情感、人生经历和隐秘的精神世界。我不主张将人与文分开，也不完全认可“文如其人”的说法，我觉得，一个人的文章必是他“当下”性格和精神的“共振”的结果，其中的学识、见解、情趣等等，未必与日后的人生选择与路向有那么深刻的、必然的关系。想到这一层，我觉得抛开一些政治的因素，只从文艺的角度看待周的文字，也许对于欣赏文学和文化之美并陶冶自己的性情亦颇为有利。比如，周作人曾记录过幼年时代所见过的许多悲剧人物，很能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生命之重”；他一生所作的美文，依然还在教给我们什么是“美化的生活”、“生活之艺术”……所以，这本书便不再是周作人的传记或研究之类，我有意绕开了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思想建树这一巨大而沉重命题，而只是从他的文字本身出发的，经过反复品味和揣摩，以致能大致窥见和了解他的生平、经历、情感和内心世界。我们将渐渐地穿越他文字的丛林，一路欣赏变换不同的景致，阅读一个作家的人生画卷和他眼中的世界，旨在得到快意，得到知识，得到精神的享受，甚或审美境界的提升。

1933年至34年间，《京报》记者傅芸子在采访周作人后写了《知堂先生》一文，记录了对周作人“苦雨斋”的印象：“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

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区,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进入室内,知堂总是递一纸扇,乃日本式的竹丝编排,糊以绵纸,轻而实用,再递一苦茶,消暑解渴,却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俗扰攘之地。”这样清幽淡雅的所在,娓娓叙谈的必定是不急不迫、从容淡然的话题,永远也是文人雅士神往的所在。

不过,世事如烟,风流云散,一切都成了过往。周作人曾经居住了近四十八年的北京西城新街口八道湾 11 号的小院里,半积着雨水的“苦雨斋”已经失落了旧时的模样,旧式砖墙间的朱漆大门上,桐油石灰早已剥落……

院内那棵高大的白杨树哗哗作响的声音(被形象地称为“鬼拍手”)还在调剂着古城的寂寞吗?

那丛郁郁葱葱的丁香花在春天还会散发充满回忆气息的醉人馨香吗?

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那只有着藤子编制的提梁小茶壶里,绿茶轻盈的淡香还在屋子里若有若无地久久缭绕吗?

书橱上半截挂着的镜框里,那幅多少年前从阿桂(阿 Q 的原型)手里买来的“永和砖”的拓片还能让人回忆起绍兴街巷那斑驳的泥墙和湿滑黑亮的石板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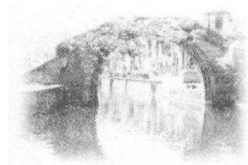
当我阖上知堂的书,分明感到时空中的宁静发出了恒久且幽微的声响。我希望那屋檐下的木格窗在一场秋日连绵的苦雨过后,能再次透进冬日的阳光,照亮墙壁上那幅已经发黄的沈尹默题字“苦雨斋”。

2008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记于泉城历下。时已隆冬,有灿烂阳光透窗斜洒在身上。

目 录



遥远的百草园 /1
台门之内,那流动的记忆 /17
台门之外,那“十字街头”的风俗画卷 /38
消失的“白光” /74
石板路上的破落人生 /83
三味书屋里的金色童年 /89
祖父的背影 /106
杭州:初恋的记忆 /122
父亲的病与死 /131
道学家的没落 /144
蹒跚的祖母 /151
弃子的悲剧 /158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Shaoxingbeiyingpinduzhouzuoren

母亲心中的画像 /165

天上人间 /172

水乡的乌篷船 /182

苦涩中的闲适情趣——读周作人散文 /190

至味自在心中——周作人谈饮食 /196

有趣的怪语——周作人《哑巴礼赞》撷谈 /204

寻找精神的药和补品——谈周作人的读书生活 /207

取无意味的东西，制成有意味的东西——浅谈周作人的写作 /214

后记 /221

遥远的百草园

—

那一切已经过去。历史翻过了岂止一页。对于早已故去的人,时间并不一定就能够盖棺论定。很长时间,周作人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里。夕阳在风雨之后露出血红的余晖,院外的树木静静地伫立着,浓密的树冠枝叶婆娑,微风拂动下,发出瑟瑟声响,好像有人在喃喃低语,讲述很久之前的故事。

回忆时断时续。经历过太多太多的事,历史的沧桑和个人的恩怨已渐渐淡去。然而,更早的回忆却如春天的荒草萌发出新绿,向遥远的地平线蔓延,终于连成一片如茵的生机,在枯涩的眼中荡漾。它吸引着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Shaoxingbeiyingshinduzhouzuoren

一棵沉重滞缓的心再一次急切地跳动起来。周作人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多少年来，他都是在这样的时刻忽然恢复了清醒，积习令他不再相信情感的真实，他只愿在彻底的冷静中读书、写作，与浩如烟海的古代笔记、资料进行执拗的较量，整理记录下一点感想，从中体会一点活着的乐趣。这是学问吗？他怀疑。这是创作吗？他并不自信。因为在他眼里，无论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今天的，留下的文字并没有多少新意。他在从不间断的阅读中，灵魂渐渐变得冰冷了，岁月的流转似乎早已了无生趣。他的眼睛已找不到缓解一生疲劳的东西，哪怕一艘绍兴的乌篷船，在灰蒙蒙的天底下缓缓地驶入梦乡，他也会感到些许安慰，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然而，乌篷船早已经摇远了，留下的只是晃动着夕阳的波光，空荡荡地连接着天际。当年在北平，在东京，在很多异地，他曾经宣布自己是有过许多故乡的，绍兴只是他生活了十五年的故土而已。那时候青春勃发，豪情四溢，以为天下无处不可以居，人间无处不可以留。但为什么步入花甲之后，少年甚至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清晰了呢？怎么时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涌上心头？还有那些平日很少想过的人与事，也接二连三地在漫漶的时光里浮现，多次惊扰了睡眠，让人顺着刚刚淡去的梦痕再仔细地追寻下去？有些事情依然那样神奇，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百草园、三味书屋、橘子屋的读书时光，庆叔、四七伯、老寿先生、贺家武秀才、阿长、阿有与阿桂、单妈妈，咸亨酒店、泰山堂、长庆寺，还有四季的绍兴风俗，那些匆匆而过的风景与人物，有时忽地涌现出来，应接不暇；有时却淡漠地一现，便阒无踪迹了……

故乡啊，也许永远都只能有一个。不然，为什么绍兴的水变作了挥之不去的灵感之光？

扰人的记忆。晚境的孤独。其实也不算什么，老年，总是一个掇拾趣味和回忆的年代，若能够做到平易、朴实、随意，便可以透出一份宁静明朗的心境。周作人所要努力做的就是这些了。窗外的“沙沙”声是下雨了么？他疑心仍是东边那棵白杨树叶被秋风吹动的声音，西边的柏树是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不去管它吧。不管是雨还是风，在这样的夜里总会唤起很多回忆。那些人都消失在风雨之中了，消失在黑夜里了，消失在他再也看不到的地方了。周作人眯起浮肿的眼睛，仔细盯视那些飘忽的影像，慢慢走到书桌前，拿起笔，陷入到对往事的追忆和识辨之中。他心中始终有解不开的结，对自己的兄长鲁迅，对中年之后的北平，那些，他不愿意回忆。他心中的伤疤还没有痊愈，他知道不可能痊愈了，他要带着它们进入坟墓——在意识深处，有一种力量左右着他，永远不去动那些伤疤，让它们只在黑暗中沉沉睡去，成为永远的谜吧。人死之后，定然会有无数的猜测，那不是自己的事了。“死后原知万事空”，如果还能有余力写点什么，就记录下平日里的怀念。那一定都是“早年的事情”——他对自己规定了记录的范围。少不更事的孩子是纯洁的，没有什么恩恩怨怨可说。那是魂牵梦绕的怀念吗？他说不清楚。但梦却很真实，很清晰，关键是，他相信自己在笔下还原它们的能力。那依然无比美丽的、动人的往昔，当然，也是充满无奈和哀伤的往昔。但他会冷静地处理，客观地描摹，只勾勒一些画面，一些人物的素描。他要把想象的空间留得很大，让有机缘看到的读者去想象，去评判。零度叙述，尽量克制热情的褒贬，却可以写得有生趣，耐玩味。就像弄了大半辈子的小品文，冲淡，疏朗，是一种宁静中的休息。

但他不可能绕过一切，尤其是鲁迅。当年，跟在哥哥身后从咿呀学语到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Shaoxingbeiyingpinduzhouzuoren

顽皮打闹，其间经历的多少趣事能离开哥哥的身影？他知道，就是在鲁迅死去多年，在自己写作回忆录的时候，鲁迅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有时压迫他，有时催逼他，有时也和蔼地与他叙谈。烟雾缭绕中，鲁迅矮小的身影是那么巨大，他就站在自己行走的路中央，令他踌躇难进，令他张皇失措；很多时候似又在给他伸以援手，帮助他度过难关。现在，这个时刻又到来，既然哥哥鲁迅已经俨若神明，那何不索性写一本《鲁迅的故家》？借此还可以再次梳理一下那些早年的回忆，当然，重要的还有可以补贴自己的生计。自从走出老虎桥监狱，许多回忆就开始催逼着他继续拿起笔来，这种动力源于当下生活的困窘，也源于历史的不能忘怀——不然，光阴真的要掠走一切了，鲁迅没有记录下的人与事将不会有人知晓了。还有，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那些原型隐匿于时光的深处，很多也是自己熟悉不过的，倘若能付诸文字，则是鲁迅小说很好的注脚，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毕竟，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当仁不让是第一手的、惟一的。想到这些，周作人有些惶恐，但他在黑暗中又仿佛看到了鲁迅的微笑，那微笑极其复杂，微笑之后似乎又点了点头，已然又是一种默许。自尊心极强的周作人明白一切，明白鲁迅，也明白自己。于是，十几年之后，他在《知堂回忆录·不辩解说下》中写道：“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话语透出一种客情，一种生分，一种表白，还有一种解脱，一种其实根本无法放下的释然。而他说的“两种资料”就是《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其实此外，还有《鲁迅的青年时代》。他感觉兄长鲁迅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静静地吸烟，烟雾散去，他的清癯消瘦的面庞便再次清晰起来……

二

百草园首先进入周作人的视线。“这园是实在的,到现今还是存在,虽然这名字只听见长辈说过,也不知道它的历史,若是照字面来说,那么许多园都可以用这名称,反正园里百草总是有的。不过别处不用,这个荒园却先这样的叫了,那就成了它的专名,不可再移动了。”“一个园,一个家族,那么些小事情”,不止构成了鲁迅当年的生活背景,也同样是周作人早年的生活背景。园中的空气清新地流动着,寂静的中午,阳光散落在细草之间,一些飞虫在潮湿的空中振翅舞动,穿过老旧的土墙,将一丝微微的声响带到墙的那边去了。

在周作人眼里,百草园是天下最好的园子,也许有点敝帚自珍的意思,但他在《知堂回想录》中确说出过自己的道理:“苏州多有名园,其中我只见过刘园,比较的还是整齐,可是总觉得是工笔画的样子,很少潇洒之致,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故此,他很欣赏鲁迅的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园子的无比生动和翔实的记录: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Shaoxingbeiyingshinduzhouzuoren

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周作人并不想像鲁迅那样写作一篇美文，他的回忆只是要尽可能达到真实和简约。但也要有趣味。那趣味只从平淡中来，那是他的拿手好戏。“百草园的名称虽雅，实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平常叫做后园，再分别起来这是大园，在它的西北角有一小块突出的园地，那便称为小园。大园的横阔与房屋相等，那是八间半，毛估当是十丈，直长不知道多少，总比横阔为多，大概可能有两亩以上的地面吧。小园一方块，恐怕只有大园的四分之一。”时间是最有魔力的，在人生的跋涉中，回首和流连往事，童年的美好时光往往最先跃入心田，其间，有多少事物被快乐和幸福的色彩染成了最美的图画，像一抔一抔泥土被塑成了精美的陶器。即使再一次还原为泥土，那些美丽的印象也早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非但不再惧怕光阴的磨损，反而会在记忆的手掌不停的抚摸下变得越来越光洁、温润。周作人试图还原当年鲁迅曾经生活

过的时空、环境,但背景却只能是遥远了。岁月留下了迤迤的磨痕,记忆有的越来越清晰,有的却是越来越模糊了。他要在不停的搜索和巡视中,发现那些人能清晰可辨的东西,同时也留下自己的气味,自己的感知。

园里的植物,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是皂荚树,桑椹,菜花,何首乌和木莲藤,覆盆子。皂荚树上文已说及,桑椹本是很普通的东西,但百草园里却是没有,这出于大园之北小园之东的鬼园里,那里种的全是桑树,枝叶都露出在泥墙上面。传说在那地方埋葬着好些死于太平军的尸首,所以称为鬼园,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和覆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这里的泥墙本来是可有可无的,弄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园里的植物》)

在描述中,周作人一直有一种意识,就是为鲁迅的作品作注脚或解释。他写下这段文字时,一定是记起了鲁迅当年因为不停地寻找人形何首乌而损坏了泥墙的事。童年的乐事该有多少啊,沿着鲁迅的文字,周作人浮想联翩,他看到了当年自己眼中的景象、那些小小的不可替代的欢乐:“在野草中间去寻找好吃的东西,还有一种野苎麻可以举出来,它虽是麻类而纤维柔弱,所以没有用处,但开着白花,里面有一点蜜水,小孩们常去和黄蜂抢了吃。它的繁殖力很强,客室小园关闭几时,便茂生满院,但在北方却未曾看见。小孩所喜欢的野草,此外还有蚰蚰草,在斗蟋蟀时有用,黄狗尾巴是象形



绍兴背影：品读周作人

Shaoxingbeiyingshinduzhouzuoren

的，芡苢见于《国风》，医书上叫做车前，但儿童另有自己的名字，叫它做官司草，拿它的茎对折互拉，比赛输赢，有如打官司云。蒲公英很常见，那轻气球似的白花很引人注目，却终于不知道它的俗名，蒲公英和白鼓钉等似乎都只是音译，要附会的说，白鼓钉比蒲公英还可以说是有点意义吧。”

他沿着鲁迅的文字行走着，却在抬头间发觉到了更多的事物，那并不是鲁迅忽略的，而是一些枝枝蔓蔓，但在周作人的眼里却疏朗有致、意境婆娑，他要用这些枝枝蔓蔓作些补充，好向读者说明鲁迅的艺术创作的真实来历。没有被兄长写进《朝花夕拾》里的物象，在他娓娓的描述中都竟是美丽的。这奇怪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与一位当年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回顾童年相同的经历，心境自然是有区别的。他有时会想象一下，设若鲁迅也活到了他这般年纪，甚至更老，他还会写更多关于绍兴故家的文字吗？难以确定。此时，他记起林语堂对鲁迅的描写，虽有些刻薄，但基本符合他的性格，一个人一旦成了斗士或者挑衅者，他的周围便更多的是敌人，他的生活便失去了美丽和诗意。“诗意的栖居”在鲁迅那里是难以想象的，在自己这里也许用回忆尚可带来那么一点点。活下来，也许是一种幸运，即使一个人书写的历史上有黑色的污墨。周作人依然用写作寻找自己的解脱，他不想辩解，他知道辩解不再有任何用处。那就尽可能地去记录最早的记忆吧，越翔实，越是一种安慰。

三

周作人心境平和起来，他在娓娓地叙述，并慢慢品咂着其中的乐趣，那种滋味是难以表达的，既平淡又神奇，似一双温柔的手掌，可以抚平略微激

动的情绪，让人在绵绵的追忆中平静下来，慢慢窥清时光之流中的纷纭物象。窗前移动的树影，安谧，岑寂。他努力向外面、向远处望去。暮色四合。此刻，他希望能再次看到熹微的晨光，能再次看到《朝花夕拾》里“叫天子”。鲁迅记录的是否有误呢？他好像并没有看到过。叫天子从草间飞上天去的情景该有多么动人，在蝉声的高唱中，夏天的早晨明朗而欢快。还有蟋蟀和油蛉的低声吟唱，草尖上的露珠折射出第一缕阳光……螻蛄飞舞的百草园，草丛中应该还有其他的鸟儿栖落吧，它们的叫声在有人靠近时突然停住了。

动物带来的趣味总是更多，窗外秋夜的虫鸣像动人的弦歌，时起时伏，时断时续。灯光暗下来，纸上的字迹模糊不清。周作人站起疲惫的身躯，将目光投向茫茫夜空，沿着虫鸣撩动的波纹，向时空深处的百草园凝神张望。他仿佛在屏息倾听，在用脑子仔细分辨，那些幼年在游戏中、在长辈的讲述中得来的知识依然记得那样清晰，连自己都有些吃惊：“蟋蟀是蚰蚰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老百姓虽然不知道司马相如琴心的故事，但起这名字却极是巧妙，我也曾经听过古琴专家的弹奏，比起来也似乎未必能胜得过。普通的蚰蚰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蚰蚰，看见就打杀，不知它们会不会叫。又有一种油唧蛉，北方叫作油壶卢，似蟋蟀而肥大，虽然不厌恶它，却也不用饲养，它们只会噓噓的直声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油蛉这东西不知道在绍兴以外地方叫做什么，如果解说，只能说是一种大蚂蚁似的鸣虫吧。”（《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园里的动物》）还有黄蜂、蜈蚣和斑蝥，那些危险的东西孩子们是不敢碰的；至于赤练蛇，本来就子虚乌有，不过当年小孩子是信以为真的，似乎还曾经问过住在园子中一间破屋子里的大烟鬼四七伯见没见到过。鲁